

李二曲先生

司牧寶鑑  
匡時要務

合刊

李二曲先生



# 序言

自來言政治者必以慎選牧令爲先務蓋國者民之積也牧令者又父母新民者也今之人動曰愛國愛國及觀其臨民則惟以心計爲專長以培植爲諸事以趨承奔走爲盡職爲之上者執此以殿最之黜陟之而吾民遂不可問矣若夫稗官說部列於教材曲技旁門概稱學術素固有之文化潰禮教之大防近復赤燄高張肆爲兇殘流毒所至甚於洪水由前之說其害之中於民生者一時之患也由後之說其害之中於人心者數世之患也夫今日之中國合兩患爲一患救亡圖存豈容再計今不挽救中國則已苟欲挽救舍慎選牧令改正學術其道無由清初蓋屋李二曲先生品節學術照耀今古其所輯司牧寶鑑一書及匡時要務筆記一種立論不依於激切講學力崇乎純正雖寥寥萬餘言丁甯反復至詳且盡誠哉其實鑑也誠哉其要務也夫以先生之時與今日較其間相去殆不可道里計顧猶咨嗟曷勉兢兢致慎如此况中國今日正如



久病之夫一息僅屬無論攻伐烈劑所不克當卽葠苓峻補亦不敢輕投正須內固榮衛外嚴侵襲然後輔之以藥石飫之以湯餌斯可耳得先生是書而存之俾知政教兩端具有本原動慎三箴攸關治理所以培國本扶元氣者舉不外此且今日承黨化之後正義已乖公論已泯視聽已淆隄防已潰膺民社之責者勞瘁相循以外首宜決教化之根本糾思想之錯誤若拘拘於先富後教之言及魯兩生百年興禮樂之說坐視橫流之汎濫而莫之救是烏可哉是烏可哉方今

朝宁諸老宵旰憂勤殫精治理 省長唐公側席求賢期與斯民刷舊染而闢

新機 露洪不敏竊思追隨諸公之後以盡匹夫有責之義爰捐貲刊印數百冊

俾司牧者人手一編愆後懲前福被遺黎豈有涯涘然則 露洪此舉亦猶賈生

立談之哭孝經望門之誦耳庶亦留心世事者所不加譴斥者乎是爲序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曹縣王露洪

# 新刻司牧寶鑑敘

先是（編）彙二曲夫子生平講學明道之書及他論著爲全集司寇鄭山公先

生倡學憲高嵩侶先生相與協梓傳布工竣後獲觀是編丁寧（編）曰此真救

時良劑輔世長民者之指南也吾子叨第將有民社之責不可不奉以從事

（附）藏之中心方圖蒞任時壽諸棗梨乃武功 倪明府業已剞劂矣蓋明府

舊識夫子於東林書院至是代理蓋篆他務未遑竭誠造鄭退而亟詢未梓之

書得之遂捐俸餒布以廣其傳嗟乎今之茂宰簿書期會之是理已稱能吏

而明府獨惓惓留意於前哲循良之蹟不惜捐貲問世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明府雅尙注厝如是則其所以治武功

者可知宜乎邇來士林評吏治者膾炙明府良法美意不啻自其口出也（編）

既愧不能如明府好善之勇而復喜觀政崇風教之大君子於茲日奚翅空谷

聞足音而景星卿雲之獲覩爲快也遂忘其固陋恭題數語於簡端旌明府以

誌吾過焉時康熙丁丑夏仲之吉富平門人惠靈嗣沐手謹題

司牧寶鑑序

學以明體而適用也學苟不適乎用則空談性命卒無補於國計民生天下後世亦安賴有若人哉然體之不立而輕言用不流於龐雜卽入於偏陂縱才克肆應一時而其究也不能無弊惟體用相爲表裏故明德卽所以新民中和自徵諸位育尼山氏以布衣直接帝王之統問政一章彰彰明備非明體適用之標準歟關中李中孚先生以聖學自任雖隱居不仕而當代名公鉅卿以及文人學士多執弟子禮而受益焉先生向就常郡駱公之請於敝鄉東林書院倡明大道學者蔚然奮興時<sub>雖</sub>方在成童未知執經問難及長而勉就一巵又以山川修阻弗獲負笈從游高山仰止惟深嚮往之茲量移武功密邇先生之廬亦以職守所羈未遑請益丁丑春攝篆盩屋始得摳衣晉謁卽其容穆如也聆其言藹如也讀其書醇如也旣而出所著司牧寶鑑相示則言言經濟字

字本源於盤根錯節之中具批郤導窾之妙司牧者守是一編以爲暗室中一

炬則利可與弊可除經可行權可達可以因時而補救可以因地而制宜雖梧

忝膺民社於饑饉流亡之後方惴惴焉以弗克負荷是懼雖學與仕兩者俱愧未優而以仕爲學則道無不貫敢弗奉爲鑑而寶之哉噫先君子嘗著法戒錄

一編以訓我子孫亦於居官一途以類相及而是書尤爲專且詳焉惟先生根

極性命體天德王道之全故出其端緒攸往咸宜非空虛無用與泛言術數者比於以明體而體不爲無用之體於以適用而用不爲無體之用其裨益於世

道人心而因以裨益於國計民生者豈淺鮮哉雖梧願勉爲良吏尤願以仁人

之言公之同好爰急付之梓而弁數言於篇首云康熙三十六年夏四月既望

錫山後學倪雖梧謹識

司牧寶鑑序

司牧寶鑑者二曲先生十五年前所輯以貽知交也先生雖鍵關養疴而世道

生民之念夢寐相關故其居恆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言不出諸口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事不見諸行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實德實務不以存諸心而告諸人匡時要務一書倦倦以講學救正人心爲吾儒第一義其與當事諸君子往還贈遺書答及商榷治理之言則懇懇望以實心實政務底乎唐虞三代之舊蓋先生之心萬物一體之心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之學嘗自言曰離人無所爲我此心一毫不與斯世斯民相關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學便是自私自利之小人儒便是異端枯寂無用之學吾輩須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闢往聖之絕詣以正人心達則開萬世之太平以澤斯世豈可自私自利自隘其襟期噫由斯言也西銘一體之仁禮記大道之公大學明新至善之道舉該于是矣當塗之士實充此意而見之歛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盛古邳隆熙皞之休真不難再見寧僅區區邦國郡邑之小康小效已哉是編止于郡邑特金櫃千金之一方耳曾何足爲先生傳然藥期已疾而言各有當貪

吏獵聲利而先生獨取廉操酷吏尙嚴刻而先生獨取仁恕俗吏重權科而先生獨取撫字刻吏取必三尺而先生獨重德化文吏修飾外貌而先生獨重躬行實踐一藥真可去一疾一方真可療一症則是編雖約略數篇而千古父母斯民者之寶鑑莫尙於此矣初名牧民須知友人改題曰司牧寶鑑癸酉秋心敬彙先生未刻舊稿手錄二冊什襲以藏留爲吾黨出身加民者金鏡惟是壽木無力徒存篋笥越人仲景之方不克布諸人間起疴回生而徒秘之山厓石室私心竊用自愧自歉矣癸酉七月朔日鄂縣門人王心敬爾緝百拜識

小引

余閉戶養病久與世睽雖居恆絕口弗及世事而世道人心未嘗一日忘懷觀風俗頹敝私竊扼腕太息遇生民阽危不禁潛然悽愴蓋根心之恫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藥餌之餘聊輯是編以備牧民者寓目庶因觀興感因感生奮自愛愛民以實心行實政德澤浹于民心休聲垂于百世方不枉大丈夫出身一場



也昔密邑中牟穀陽桐鄉皆以邑顯所居民戴所去見思生有榮稱歿而奉嘗  
登諸簡册流馨無窮彼其時位卿相而名湮滅者方此何啻霄壤語曰不習爲  
吏視已成事今成事具有真正念切民隱欲盡司牧之實者倘取而鏡之法  
其可法而戒其當戒則生民受賜多矣一人如是斯一方治人人如是斯四海  
治世不雍熙吾不信也土室病夫李頤識

司牧寶鑑

蓋屋李頤輯

鄂縣門人王心敬錄

真公諱屬

曹縣後學王子豐重印

西山先生真公帥長沙宴所屬官僚於湘江亭作詩以勉之曰從來官吏與  
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要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  
古我輩當作漢吏循今日湘江一盃酒便煩借作十分春又爲文以諭聞者  
莫不感動吏治爲之一變茲節錄其要于左

某猥以庸虛謬當閭寄朝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惠士民之望而心長才  
短必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爲政之本  
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  
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于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  
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于故習若夫推此意而

達士民則令佐之責也繼自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  
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  
叶和親族調濟鄉閭爲衆所推者請采訪確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至于  
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  
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

教化有司急務而俗吏每多忽之簿書之外漫不關懷其政可知先生諭  
屬首倦倦焉急先務也有師帥之責者尙其鑒于斯

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  
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

律已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正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

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  
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泣事以勤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尙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  
餘乎不可不戒

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票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許卽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招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

### 重疊催稅

稅出于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

### 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州縣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革

###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猶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白取民戶何以堪此

某之區區其于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幾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于因循之習毋牽于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權焉必期于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于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于理不便于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

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尙其亮之

當事者果虛心無我樂于聞善孰不樂告以善集衆人之才識以爲才識則其才識何可限量若自恃才識而好察不行上下之情不通自病病民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智愚賢不肖之分正在于此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懇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信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污者士之醜行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工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



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蘊獨是先故願與同僚力修水蘖之規各厲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于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于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掊尅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于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阱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腴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怨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尅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執公法

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與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于私情不撓于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况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孤朝廷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人尙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江今願同僚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濬

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以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倘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也敢以誠告幸察焉

右西山先生諭屬文言文言懇惻肫摯實萬世爲政之大經也有官君子宜各揭之座右朝夕觀省知其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斯自愛愛人無愧民牧矣

### 呂公諭屬

新吾呂公巡撫山西愛民真如保赤特著實政錄一書頒之所屬責成有司以求實政凡政務所關及小民生計區處靡不詳盡痛快精確秦漢以來僅見誠經世碩畫救時指南也依而行之天下唐虞三代矣茲摘其諭屬明職之切于府州縣者于左

公召太原所屬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關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之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鼈之咸若魚鼈非吾同類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民生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寧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也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恥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爲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以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殷殷懇懇只是這箇不忍的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物與

我分毫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的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孀之子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吊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雖強制之不能雖淡薄之不減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雖欲歇手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倦倦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爲謂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己愛民修政立事則名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爲先奈何不自愛是爲名而爲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己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爲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於有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

不諳事品格無意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之志亦不爲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之竈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爲身家妻子之圖慙懃在念此巧宦也近者大家成風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羶附腥競進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爲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道絕利達之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死失所民物付托何人吾黨泄泄沓沓以苟富貴世道傾頽萬物愁嘆將遂任其所終乎倘一深思可爲慟哭天生此身豈爲酒肉之囊綿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爲士大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思可爲大愧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君千萬努力

仕宦有此八等吾人自審果居何等若遜一等而弗居區區介于二三之

間已爲無志倫更瞠乎其後將何以自立耶噫往者悔無及來者猶可追  
讀斯諭而與感憬然悟爽然失勃然奮洗腸滌胃抖搜整頓從新別做一  
番人夫誰得而禦之

知府之職

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  
謹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  
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  
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  
督僚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  
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察奸者塗  
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  
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奸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

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  
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  
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  
兩院該道譬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譬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  
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  
尙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謹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  
興墜舉弊革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  
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  
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  
萬井之黎民灑灑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夫帥之不能知之當審乃一切  
從厚徇情而察屬署考十九稱賢又極其粧點無乃行私罔上紀法不蕩然盡  
廢乎賢太守其熟念之



府職之責任如此拊心自問曠濼與否快歎自知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不若聽其求富貴苟平生疾惡抱不平之氣悲民懷欲救之心朝興一利而朝卽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卽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

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朴受害我爲剪之嫖風賭博扛幫痴幼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爲弭之老

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爲奸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狼虎吾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極我爲興之市豪積霸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衆黨惡主謀唆訟我爲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讐我爲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至是謂知此州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謂眞父母各官試自檢點果

能如是否乎就詩賦者以豪放自高好宴安者以嬾散自適嗜驕泰者以奢侈自縱工媚悅者剝民膏以事人計身家者括民財以肥己民生疾苦昏昏絕不聞知風俗美惡夢夢那復理會一般坐轎打人前呼後擁招搖大市稠人之中面目亦安否乎意念無愧否乎大街小巷千百人環視愛我乎敬我乎恨我乎笑我乎厭惡而鄙夷我乎此不必揆之人情一反已而可知矣如此作官果稱職否乎夫醫者之治人也診其脉息望其形氣投以湯丸曰一服去甚再服却疾三服減半四服全愈病家驗之日異而月不同計期而卒有效曰此良醫也若携藥裹而來守治數月病無損於分毫仍携藥裹而去何辭以復主人守令到任之時便察此郡邑受病標本施治後先何困可蘇何害當除何俗當正何民當懲何廢可舉洞其病痛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任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蘇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庶幾士民數其事而稱之曰吾父母到任以來

某事某事有功吾民吾臨去而自檢點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疲瘵之苦頓蘇膏澤之施亦足如此治民卽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月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愧無愧戒劾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

言言警切字字骨髓必如此方是以實心行實政方是民之父母方爲無忝厥職一有不盡便是曠療曾謂賢者而曠療乎哉必不然矣

有父母之責者如果實心實政此篇自宜揭之座右時時閱則時時薰心朝朝暮暮閱則朝朝暮暮感發振委靡之氣換塵俗之見畢智慮殫精力何效弗臻治績冠絕一時聲稱超出尋常萬萬矣

### 先賢要言

爲政大經大法詳具眞呂兩先生論中範我後人如規矩準繩不可尙矣然

先賢警偏救弊隨時致戒之散說足以爲鑒者亦不可以莫之知也謹列數則於左

魏莊渠先生答俞獻可知縣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疴疾病無一而不相關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如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能重此官者在已不在人

令之於民果癢疴疾痛一一相關出塗炭而置之枕席方不愧爲民父母方是知重此官

答黃汝玉曰聞汝出宰江陰且喜相去伊邇政聲可日聞也吾常謂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令尤親民矣然曠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利高者鶩名而實惠及民者寡耳汝爲民父母其毋謂民頑毋歎才短民之頑歟勿庸忿之姑惟勸之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屈己以求之虛心以

察之皆有益於我也守己潔廉愛民懇惻推此道也蠻貊可行矧文獻之邦耶  
卑者汨利高者鶩名此兩言說盡古今通病雖未必人人如是其實如是  
者恆多非夫特立實行之傑吾誰與歸

答利賓曰爲守爲令實惠務要及民若能真愛民如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  
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誠而萬有盡喪矣才高之人  
往往坐此而敗況才短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但憂誠之未至不憂民  
之未孚也

### 忠信可孚豚魚況民乎

答呂德曰汝書倦倦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卽孔門之爲邦也但古有君道漢猶  
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弊亦由人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盜  
賊之行也汝必不肯自污亦不待吾勸戒稍上焉者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  
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爲之也守身如玉之潔如冰

之清而愛民也如父母之切而不獲上下之心者乎

徒虛文而無惻怛之實此病亦多一精白之心純惻怛之實是在賢者自勉耳

東萊呂氏官箴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乎

歷觀古來以墨敗守者其初皆自以爲必不敗者也縱幸而得免不明敗於王章亦未嘗不陰敗於天譴昔侯鑑爲江夏令與勝緣長老居約有舊每暇必訪則必已爲具一日延待殊闕鑑怪問之約曰公每到土地必先

報此番不報是以失待使問不報之由是夕約復得夢曰侯鑑合作宰相與吾有統攝故報今受胡氏白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相名與吾無統攝故不報由斯以觀則凡律身不謹冥冥之中默有以乘除者何限特人不覺耳吁可畏也哉

張希孟曰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逸而貽百姓以勞已勞則民逸已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閭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無倦嗚呼此真萬世爲政之格言也歟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最親惟其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爲奸此當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則莫若自嚴欲其不爲奸則莫若詳視其案也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也絕其饋遺而已矣所謂詳視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綱領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案牘以行焉少不經心則姦僞隨出大抵使不忍欺爲上不能



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聖人不能故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於斯三者度已所能而處之庶不爲彼所侮矣

諸吏曹勿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來訟端以啓侍門也暇則召集講經讀律多方羈縻之則自然不橫矣

段伯英嘗宰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希孟聞之嘆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以語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人于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之所發非過也

以上當官者不可不知

牧政往蹟

前數篇已盡牧民之實此則牧民之蹟也歷代膺牧民之任而無愧其職彪炳史冊者不勝更僕聊揭數人見其槩以作牧民榜樣

段堅知福山縣福山故僻邑堅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誦復以詩

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堅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世間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颯颯乎有絃誦風以薦超陞知萊州府治萊如治福山時召州縣官與燕俾言志歌咏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

段公加意風化如此可謂知所先務有師帥之責者安得人人盡如此公則風動時雍處處可爲熙皞矣

張需知霸州霸當順天河間之中近畿輔民游食者多生業凋殘需至集里老究悉其故於是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麻及女紅紡績之具畜牧雞豚之數徧行勸諭暇則親至村落取其戶簿驗之缺者有罰且多方鼓舞民皆樂從動力生業里鮮游惰不再期民俱有恒產生理日滋民用殷富

守令之職不出教養二端而教養之實久已不見不聞其有舉行者教則

不過申飭鄉約了一故事養則并故事亦不了惟知刻意繭絲誰肯留心  
樹桑張公獨能以是爲務得致治之本矣職司民牧者不可不是則是效  
海瑞知淳安縣愛民如子視錢如讐携二蒼頭自耕官地以食性鯁直不畏強  
禦豺狼破膽丰節耿介爲近代第一人比之包閻羅

海公風力絕俗固非吾人所敢望然亦不可不勉

徐九思知句容縣御史甚嚴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約束僚佐毋得擅攬  
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左右每受訟牒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往和處  
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置獄然至於武斷力兼  
之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之約過期而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  
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隸卒列庭下如木偶積九載遷工部主事將行民  
號泣強留彌月不得發度不可留咸曰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思揮淚  
曰我無以訓爾曹惟勤與儉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曠忍則不爭保身與家

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飯菜佐脫粟又畫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此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祝之

自古未有不便於民而曰善政不得民心而稱循良者徐公之令句容也其心惻然爲民其政藹然便民故其得民之深真猶家人父子三復其蹟不覺歛衽

顧光遠知泰和縣俗好訟每坐堂訟者兩集光遠乃爲文勸諭親書木榜長數丈譬曉諄切民爭來觀觀已輒去不訟者什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擇吏淳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方爲剖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幾民不復訟

此法頗妙依此法而行之訟者若猶不去大則據理斷遣小則委鄉約公評如是則大事化細細事化無訟不期息而自息矣

王印長知澤州實心實政治行爲天下第一民戴之如私親去後相與尸祝不替公嘗作愛錢歌揭示通衢曰非我不愛錢我愛誰不愛敲骨吸人髓天理良心壞逼人賣田產把來我置蓋逼人鬻妻孥把來我養賴逼人揭銀錢把來我放債人哭我喜歡有些不痛快我見愛錢人當身遭禍敗又見愛錢人子孫爲乞丐空落愛錢名唾罵千年在我有愛錢方人已兩無害少吃一隻雞可買五日菜少穿一匹綢舉家有鋪戴儉用勝負貪圖吾鼎猶當愛讀此數言可想見其操履矣

任楓知靈石縣其治行與王公相似所題署中諸對聯亦與愛錢歌同類附錄於此以存典型

天理人情不遠爲公爲私畢竟爾民共見  
催科撫字並行其難其慎只是此心勿欺  
精神耗簿計罪過多端真有愧于匹夫匹婦

面目付風塵奔走不暇又何恠乎呼馬呼牛

君子重廉恥無廉則無恥事事檢點休留下千年唾罵

好官貴仁明不仁由不明時時省察要知道百姓艱難

常是庭前多錯爲人來自覺羞琴鶴

若教門內有私竇出去如何對士民

民間苦千孔千瘡退食常懷憂慮

屋漏巖十指十視獨坐更覺恐惶

此公揭此自警時切冰兢惟恐一念或錯一事失宜貽悔中心貽羞地方

此方是以實心行實政

王永命知某縣矢公矢慎其示尤膾炙人口附錄於後

一切火耗盡行禁革百姓赴櫃納糧俱照部頒法馬平戩自封投櫃不許一毫  
耗折倘有守櫃官役搖惑仍前耗折等弊爾民卽時鳴鑼喊稟以憑重懲

本縣一奉簡書卽將鋪墊等項預行捐除今除火耗已經示革外其各項攤派名色一並盡行革除季長衙役不得分毫影射

本縣刑贖不加易生訟心豈非本縣原以愛爾等者反以擾爾等乎不思官長縱甚愛我贖錢縱不累我鞭朴縱不及我而一字公門九牛難拔以致票差勾索之繁擾審訊守候之苦愁將幾貫汗血金錢費如泥沙並多少正經生涯盡成就閣想到此間眦眦小忿何怨可結何仇不解乃甘自沉苦海也

諸色工匠不過末務糊口若令供應官役平日既無工食之設臨時又無工價之費彼竭廢在官者固不敢辭復不敢言而嗷哺待室究亦何堪如修城之舉公務也亦必紀日計工隨人償價至本縣衙舍一切雜役俱照民間平僱隨工見發斷無片紙隻字拘迫爾等爾等倘稱官役索騙幫貼或被告發或被訪知定行重治

預免鋪墊文

新官到來必有一番鋪墊百姓承接便添幾許窮愁此從來陋規實難拔弊種衙舍之動用有數地方之乘借無窮色色取之行戶衙役視爲固然絲絲派之民間里季習若常事是朝廷設一吏課此一邑治尙未知所治而先受其侵小民望一官興此一方利將未見所利而已得其害上干功令下擾窮民司牧之謂何寧其出此乎況生性守貞介之操讀書識節愛之義繩床木榻必屬親携饌具茶爐無非自辦拜命之始遷土之瘠遷民之苦已歷歷在心目中矣何得從損下之費重煩我父老爲也至于蒞任之後一縷一絲皆照時估一黍一粒先發現錢以及隨行執事公出供應徹底自備無擾我民凡皆體朝廷愛養百姓至意盡民收別曠官箴素心非敢曰矯避廉譽而不行吾志也倘有里役人等故爲朦混巧生科歛爾等各有身家各有性命弊端所在大法隨之斷不惜爾等一家之哭遺我百姓一路之哭也吞刀飲灰滌盡腸胃慎之勿忽

欲做好官須是恤民果實實恤民民方見德恤民之實固不止于此而此



則其大端也臨民者誠若是斯近悅遠服而頌聲作人人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矣

救急單方

絳州辛復元先生著先生自序曰吾晉頻年加師旅因饑饉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各天化離情狀悽愴不忍言予手援不得坐視不安噫致是源本誰復肯遯可奈何或曰拔本塞源不敢望矣聞之醫書謂急則治其標子盍留意予曰然謹擇一二單方敬爲治標者一助

首方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夫子此言今人未必不笑爲迂談試觀今日寇賊爲何而起全爲好貨財貪聲色遊手任俠之夫又使之衣食不足所以潰決不可收拾究其所以致是者蓋不可不知其故矣果肯猛然一醒將身心徹底澄清所以培民衣食之

源者在此所以興民羞惡之良者在此所以奠國家磐石之安者在此若不從此清理是揚湯止沸而不去薪日張皇日危迫矣

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未亂行之可保不亂既亂行之可保復治

又方

王陽明先生開府豫章置二匣於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

先生無我如此此大智也大仁也大勇也今日上下蒙蔽情不疏通肯法陽明先生除去自家尊俯體態廣張告示凡民間疾苦軍情急務諸人願條陳者俱許條陳公門不得攔阻擇其善者行之勿露何人條陳言不可從姑置之合衆人之聰明識見以爲己之聰明識見則不患智謀不過人而生民塗炭不可救也

此方在今日可通服但恐衆治不切牙關緊閉不肯下咽耳若求治誠切實實肯服則聞所未聞爲益匪尠

民有欲惡惟民知之如人有痛癢自家獨曉若不告人誰便理會卽與摩搔亦何得便到痛癢之處凡境內有何利害當與何害當除令各據實自陳從長計議斟酌施行如是而地方不大治政事不卓越吾不信也

附按院公移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馮爲公務事照得絳州儒學廩生辛全著有救急單方本院從輿中閱之其言援據明確俱救時篤論書生中乃有此人不知爲之心折矣爲此仰府官吏卽動本院贖銀制大木扁上書隱居求志四字左列本院銜名右書本生姓名用鼓吹導送本生以見本院採聽善言之意仍將單方梓印一百冊送院其紙及印刷工食亦在院贖內支用完日具繇繳查須至票者另有頒行各州縣公移

馮按臺一見此方卽頒布通省樂於聞善如此則其居官可知否則犯其所忌鮮不以爲迂而擲之閱猶不肯終篇况肯以之勸人耶賢哉此公士林傳爲美談宜矣

李二曲先生匡時要務

曹縣後學王子豐重印

二曲先生口授

日照後學李梅生校定

大丈夫無心於斯世則已苟有心斯世須從大根本大肯綮處下手則事半而功倍不勞而易舉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爲匡時第一要務謹次其槩以俟有心斯世者鑒焉

經書垂訓所以維持人心也學校之設所以聯羣會講切劘人心也自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習尙舉不越乎詞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學校爲何設讀書爲何事嗚呼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昔墨氏之學志於仁者也視天下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慈憫利濟唯恐一夫失所楊氏之學志於義者也一介不取一

介不與從其學者人人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此其爲學視後世詞章名利之習相去何啻天淵孟子猶以爲愛無差等理亂不關辭而闢之至目爲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蓋慮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夫以履仁蹈義爲事其源稍偏猶不能無弊矧所習惟在於詞章所志惟在於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尤酷比之洪水猛獸尤爲何如也洪水猛獸其爲害也止於其身學術不明其爲害也根於其心身害人猶易避心害則醉生夢死不自知覺發政害事爲患無窮是心害酷於身害萬萬也非大有爲之君子以擔當世道主持名教爲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拯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學則正學明正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溥所好在詞章則正學晦正學晦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治化不興蓋上之所好下卽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近世士大夫欲興起文教命題課士名曰觀風此其舉非不稱美若論有補於風化則猶未也善乎呂中丞新吾之言曰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而學校獨不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改文供饌給賞而已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則全不在念噫弊也久矣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以一日無水火必不可一日無學不可一日無學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人之所嚮日淘月汰天理常存而人心不死不講則實實焉莫知所之率意冥行不免任氣滋慾隨俗馳逐而已

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則元氣索而生機漓矣

隨人開發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千萬人由一方以至多方便生機在在流貫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

真正豪傑方能無待而與其餘則全賴有位之人勞來匡直多方鼓舞陽明先生自爲驛丞以至宰廬陵撫江西總督四省所在以講學爲務挺身號召遠邇雲從當秉鉞臨戎而猶講筵大啓指揮軍令與弟子答問齊宣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爲是王霸義利人鬼關也聞者莫不戚戚然有動於中是時士習滅裂於辭章記誦安以爲學自先生倡而天下始知立本於求心始信人性之皆善而堯舜之皆可爲也於是兩化風行雲蒸豹變一時學術如日中天

少墟先生協理院事與掌院南臬鄒公立會開講十三道御史爲闕首善書院以定會期二八則都中縉紳聽講四六則舉貢生員及軍民工商一切雜色人等聽講是時邊警告急賊寇縱橫中外交訖人情震動或曰此何時也而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着也或曰父子君臣之義忠君愛國之

心原是人人有的何必講曰如是人人沒有的真不該講如磨磚求明磨之何益如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勢利埋沒了豈可不講講之者只講明其所本有提醒其所本有者也如磨鏡求明磨何可無昔吾友陶石簣赴京一客勸曰在仕途且勿講學石簣笑應曰仕途更急緊要學使用其客大爲解頤余於今日亦云

先生嘗上疏於朝曰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脈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子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講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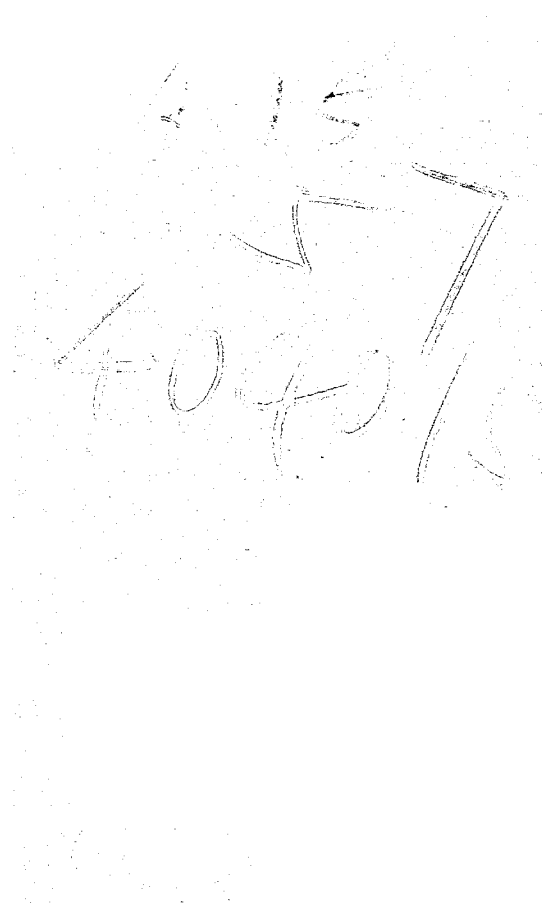
又疏曰臣幼承庭訓卽知有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卽與一時間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諸臣立會講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世道人心頗



覺可觀自臣壬辰告病歸而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不及曩者邊臣不知忠義而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中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正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標立會講學凡同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勉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江河狂瀾於萬一此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責任也

嘉隆時江左徽甯之間經學憲耿天臺之倡率郡守羅近溪之提撕講會尤多興起尤衆不特縉紳衿士能領略其微詮而風聲鼓舞習尙蒸陶卽他途小道亦皆有渾樸不雕之風似從學問中來蓋俱以無意得之而不知所由異哉講學之風入人甚神也假若諸郡邑在在講貫在在提撕大知覺小知小知覺無知大覺覺小覺小覺覺無覺相與知覺者益衆則人之承流感化者愈多是故人欲化爲天理則身心太平小人化爲君子則世運太平人皆可

以爲堯舜世豈不可以爲唐虞昔羅近溪以外吏入覲遇縉紳卽諄諄告以留意正學又數勸首揆徐文貞公曰相公當啓主上以正學爲務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徐公大以爲然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斯事則寰宇受其福矣至哉言乎仁哉心乎此近溪先生之所以爲近溪先生也倘仁人君子以近溪之心爲心近溪之言爲言與當事會晤非此學不談非此學不講俾當事曉然知講學之風所關甚大倡率鼓舞極力主張裨益豈淺鮮哉



ABC  
F  
591  
0